愛日精盧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

經部

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 舊金壇段氏校宋慶元本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序

後序

中賓（中字宋本甚模糊或是作字姑以意定）明蒙異恩分閫浙左仰體聖天子崇尚經學之意惟恐弗稱訪諸僚吏則聞給事中汪公之為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參以閩蜀諸本俾其屬友呈君之彥若與挍讐者孜不倦又自取而覩

之小有訛繆無不訂正以故此書純全獨冠他本不得廣
費爲工梁亭方殷而遽去今檢正俞公以提點刑獄兼攝
府事亦嘗加意是書未畢而又去中實竊惟春秋一經褒
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世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
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
爲一書則得失盛衰之迹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
具見比前人雅志紛莫後者事可已乎遂卒成之請正
義[illegible]引文倉臺而是書復刊於郡治今三[illegible]六[illegible]丁[illegible]相譯
有補後學有裨教化遂爲東州盛事昔熙豐大臣疑是經
非聖哲之書不列於學官識者痛之中興以來抑邪說尊
聖經乃復大顯以至於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

乎書慶元庚申二月既望吳興沈中賓謹題

杜氏後序并淳化元年勘校官姓名及慶元庚申吳興沈中賓重刻題跋一篇依宋本抄補於後　戊子三月借得朱君文游滋蘭堂藏本及石經詳細手校凡宋本有疑誤者悉書於本字之旁經傳文兼從石經增正一二七月三十日校畢泊泉樹華記

南宋翻刻北宋本無陸氏音義復以釋文并借得金梧亭惠松厓兩先生從南宋本手校者互勘一過八月廿五日

此宋淳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爲滋蘭堂朱丈文游物陳君芳林於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陳君既沒

嘉慶壬戌予借諸令嗣俞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驥倅而終之吾父有左傳之癖此本當同吾父手寫本子孫永遐寶愛文游名與藏書最精今皆散左傳今在歙金修撰輔之家芳林著春秋內外傳考證宋庠補音考證東原師甚重之癸亥五月段玉裁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臨何氏校宋余仁仲本

漢何休學 後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余仁仲刊於家塾一行上方臨惠氏評閱語

序

卷三後題識云借蜀本大字校此三卷鄂州州學官書校爲精特惜無單疏本校疏文脫誤也康熙五十六年冬十

月望日小山何煌記

康熙丁酉冬假同門李廣文秉成所貲宋槧官本手挍再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挍一過今以其手挍本相勘猶有漏落三人僅敵一手何秉成之心如絲髮也書以識愧己亥

初夏何仲友

蜀本挍經注三卷

元板挍疏

宋槧官本挍經注全

唐石經挍經

惠松崖評閱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臨惠氏挍宋余仁仲本

晉范甯集解　卷末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及國學進士余仁仲刋于家陳幾張甫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等銜名五行又余氏萬卷堂藏書記本印上方隔葉氏李氏許閔諸文公以前據前監本校

序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下題識曰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監本逐字比校訖又以建安余氏萬卷堂集解殘本章丘李氏穀梁疏殘鈔本手校後用石經參校經傳譌謬都淨注疏中亦十去其五獨惜余氏本宣公以前鈔本文公以上俱缺無從取正耳康熙丁酉初夏何仲子記

無名氏題識曰自七卷至末經傳本惠松崖先生校過余

照惠本臨出而宋本亦藏余家又細心校對一一注出庶

可無遺憾矣

宋刊穀梁余仁仲本大字廿二行十九字注雙行每行廿

七字附釋文

建安余氏萬卷堂本集解校注宣公元年起

章丘李氏穀梁疏校疏文公元年起

兩監本

唐石經校經

惠半農閣 補參

春秋穀梁疏殘本七卷抄本

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原十二卷今佚一至五五

卷單疏本自儀禮外惟穀梁爾雅尚有傳本爲楊氏邢氏原書爾雅疏求之見是書則從李中麓藏本傳錄傳寫者附文誤字雖亦不少以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不取據注疏本臆改也中有遠勝今本而校勘記未載者略疏一二於後襄六年齊侯滅萊云云當在十有二月齊侯滅萊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莒人滅鄫疏并作一段襄二十七年傳織約邾鄫云云當在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織約邾鄫下與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衛殺其大夫甯喜疏并作一段此可正注疏本分隸之誤也文三年死而墜地閩本地作者案上云螽死而墜於地下云螽飛在上墜地死則地字較長宣八年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句卒事而

刪之者殿釋闕本去樂下多卒事至三字成二年但傳以
此識不詐闕本詐作許案上云豈使詐戰則詐字較長三
年注迫近至謚也闕本作迫近至稱謚案注云迫近言親
禰也桓傳逆祀則稱謚楊所見本或有也字故云至謚也
五年又別一案又別一者別例一也范氏出女例三別例
一故云又別一闕本一作引誤十五年不與大夫之持伯
權也闕本持作得義雖兩通持字較長昭二十三年傳於
無嫌之義闕本傳字脫案疏云孔子書經游夏爲傳經於
不疑之中而猶生疑傳於無嫌之義而巧出嫌則傳字似
不可少定元年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案得謂得雨也闕本
得作蓋誤哀十二年夫人薨者十闕本十下有而書非者

十五字凡者並書薨案夫人薨者十隱公夫人昭公夫人不書葬則書葬者止凡閩本凡作十誤此可正注疏本字何之誤也至若文元年春秋內尊閩本內作向二年蒸祫嘗者諱之大事閩本之作以八年躋其宗廟閩本躋作擠八年有二禘之意也閩本二作可成十年衛侯之弟專爲罪兄稱弟閩本衛侯作侯伯弟作尊十六年邾公羊畫日爲冥閩本畫作晝昭二十六年言外者據內杜名閩本內作丙哀四年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閩本書作葬此則錄畫之誤尤顯然者也中遇貞字假作眞蓋避宋諱志作至如作而至作致蓋古字通用何作可蓋宋本殘缺影寫者就半字爲之蓋其愼也是書於傳注不錄全文止標起訖

綜其條例大要有三或標某某至某某或標某某云云或竟標傳注全文一一何注疏本欲歸一例俱改作某某在某某釋曰二字或有或無傳注則一一標出注疏本傳注二字大半刪去而每段俱增釋曰冠之非單疏本尚存原書面目無從復識是固當與儀禮疏同爲希世之珍也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纂例十卷舊抄本

唐陸淳纂

新刊標注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三十卷舊抄本

宋王當撰直學省元會基之學諭省元正開之同校正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舊抄本

宋寧川張大亨集　闕卷四卷五卷六三卷

自序曰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為條貫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維以傳例與經錯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纂例其所條別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斷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於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眾失其始終揭亦汩并其義趣與經大旨支離失真逆亂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大小萬殊聖人因其實而教之以名豈顧拘於經約若乃定其筆例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崔子非知經者特惟子弟之溺

於斯乃緝本文　通其乘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葢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　舊抄本

宋呂祖謙撰　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官制分子目九曰周曰魯曰晉曰楚曰齊曰宋曰鄭曰衞附諸小國曰家臣論議分子曰七曰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政曰諸侯政事曰名臣議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

附其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紀年而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雜採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艮齋之說以爲一書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因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首尾完整洵稱希秘惟不分卷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并歟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 春秋本義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淵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左氏摘奇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胡元質撰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鋟木於當塗道院與同志者共之

乾道癸巳元日吳郡胡元質書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氏摘奇十二卷給事中吳郡胡元質

長文撰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 抄本

宋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為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蹤為史者咸

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薈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紀傳表譜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那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詔再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藂括萬務非吾與聞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蕪而詞博非胥聽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析異合同兼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數篇先公與之俾侶往來鉛槧勘不以旅寓

輟修三十餘載書既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須臺薇省作牧宜春發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年取全書繙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舜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贊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於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開侯度不恭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閏餘外差說多紛紜討使端一嘗懷之投棄官入山茹淵修之事定竟死子年語我猶記遺言吾書於周終爾謹氏金淵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繫空而立已見與比

事而探聖心所德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必曰必將偕吾
攸是君名公說籍叙寅化故曰徒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
卯而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
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
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烏乎
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

之周曷爲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
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
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
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
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
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說事以求經不
爲無取然或謂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
事略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
理皆錯病之甚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
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
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

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則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與周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爲作也何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眉桂牧程公説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強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蠹以感時憤悒沒其元首嘗之可爲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將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邛教官公說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飭玩探討

鈎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大人一日閱所坐齋
圖籍破苡編纂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
手答曰學不可以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
人及吾母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
小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
習博雜兄責之甚厲黍纘名弟偶以粗緒肇帨見知於當
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乏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發
與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
儲壓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哲於編帙之影誤口
口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脩廣
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揚恭惠

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中章宋正仲李德季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嚴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傅公在朝許嗣音之問闕適有故吏上謁必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慨不已兄之學於春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遷兄揚搉今古所著僉有劍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鋭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兹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帙乃蒐以兄遺

文籤藏與俱油門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

得以參校併說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使之堙晦無傳可

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

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

序及知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

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其

敍始上方冊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

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假而私也宿承

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劍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

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文淵閣傳抄本

春秋講義四卷

宋戴溪撰

春秋集傳十九卷附綱領抄本

宋張洽集傳　是書經義考注佚諸家書目亦絕少著錄

者佚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集註遺本僅存集傳則佚之久矣今讀

其書統會經旨掊擊僞辨尊王黜霸大義凜然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以

成一家之言其采集衆說以一家爲主而以諸家之說可

互相發明者附注於下所採自三傳外於晉唐則杜預陸

助趙匡陸淳於宋則二孫復覺二劉敞絢伊川程氏頤龔原許

氏翰武夷胡氏安國之說居多餘若晉范氏甯唐孔氏穎達宋

蘇氏轍　呂氏本中　胡氏寅　以及王氏石氏任氏景氏范氏名俱未詳則僩一採取不及杜啖諸家之備也洽亦間附己說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謂周人改月見於書傳坦然甚明但當時兼存夏正故經傳之間互見迭出深以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爲非辨析至詳附注幾及千言皆集注所未及是固當與集注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原本二十六卷今佚卷十八至二十卷二十三至末凡七卷徽省投進狀後有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於臨江路學兩行

張洽繳省投進狀

洽曾孫庭堅綱領後跋曰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祐甲寅承命校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刊方爲全書諸費

皆廣文自爲規費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窮集
注沿革未刊庭堅繼今閩之百拜謹識

春秋說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洪咨夔撰

自序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元刊本 曝書亭藏書

宋林堯叟注 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
是書遂晦此本猶是林氏原書首卷有朱彝尊錫鬯竹垞
房傳講官兩印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舊抄本

元吳澂學

自序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春秋讞義十二卷　抄本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云云此本後三卷完善無闕可貴也

于文傳序至正十年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元廬陵進士李廉輯　自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

脩重刊木印

自序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春秋識餘十六卷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終

經部

孝經類

孝經述注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明項霦撰

欽惟聖明天子應天啟運肇造區寓薄海內外靡不臣順首建宗廟報本追遠蓋將以孝治天下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嗚呼盛哉於是內設臺憲以振風紀外置察司以糾奸慝法至密矣江西爲大藩府物盛人衆獄訟繁滋彰善癉惡樹之風聲非學有經術廉慎明察者不足以與茲選已酉冬乃命安君智來爲憲副項君霦郭君永錫共僉

憲事受命陛辭玉音懇惻其所付任不亦重乎安君舊歷顯仕有學有猷郭君由神童擢科第累任繁劇項君家世業儒隱居十有餘載克承父志著書立言其經濟之資蓄可想見矣余以盲病告老寓洪三君之來也適不留而枉顧焉耳其言把其氣雍容端重意藹如也他日憲從事劉君鼎承憲副之意而致辭曰項君之述作固多難以悉舉今姑取其集贊內孝經註一篇將廣其傳善樂其有關於治道也敢祈一言以冠之余不得辭乃爲之言曰孝百行之原行仁之本也德修於身教成家國而化行乎天下此自然之理也故夫子稱舜爲大孝而武王周公爲天下之達孝然則帝王之治孰有加于孝乎漢文置孝經博士幾

致刑措唐太宗以孝弟設科而死囚歸獄氣象殊理一
而已後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民之犯法也非出於不知
則出於不幸不揣其本一切以法繩之刑政日紊民乃不
堪是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近草廬吳公以孝經分
經傳正誤闕爲是書之旨粲然明白今項君又爲之註正
與吳公互相發明其亦可謂勤己君以觀風行部所以發
其所用之學迨將信而有徵安君又將鋟梓以播之使江
西之民家有是書人有是德悖慢之俗除禮樂之習興所
謂振風紀者將於是乎在由是推之天下四海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則堯舜三代之治必將權輿於此其於聖天子
孝治天下之心徹不庶歟昭既慕項君學術之正復嘉憲

副公與人爲善之美於是乎書前提刑按察司副使臨川
黃昭序
項霦自識曰此書孔子傳道與曾子本旨初言孝之綱領
始終及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中復次第申言以紬
繹其義末言臣子及天下之通孝以終焉曾子門人記錄
錄之曰經凡十有八章舊本頗有錯簡今從古文更加次
第訂正畧爲訓詁以便初學

五經總義類

經典釋文殘本一卷 宋刊本　元崇文閣官書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
明撰　存春秋左氏音義之六一卷蓋全書之卷第二十

也釋文自宋槧本葉氏影宋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抱經堂盧氏兩本宋本譌誤觸目皆是徐盧兩家誠有撲塵掃葉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誤而今本妄改者如昭公傳二十八年孋姬注云又本作驪獻公伐驪戎所得蓋陸氏所據本從女故標孋姬因見別本有作驪者故注云本又作驪然不敢改所據之本故仍云孋戎此漢人謹守師承之遺習也徐氏本誤孋戎爲驪戎盧氏本同并據檀弓所載釋文于本又作驪下添入亦作驪三字不知此乃禮記之釋文非左傳之釋文也陸氏所據禮記本作孋與左傳同故亦標孋姬別本有作驪者有作驪者故一一注明至其所見左氏則止有從女不從女之別並未見有從馬之驪字也

且左傳所載釋文並無亦作驪三字孋戎亦不誤不過誤
孋姬爲驪姬耳盧氏何不一審之豈禮記所載之釋文可
據而左傳所載之釋文轉不足據耶然此猶有檀弓可據
也如定公傳二年敲注云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毃云
擊頭也字林誤作夫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卑反訓
此敲云橫擿也又或作茅或作剠口交反徐本誤說文作
毃之毃爲敲誤橫擿之擿爲擿餘與宋本同案說文殳部
毃字訓擊頭支部敲字訓橫擿則毃敲二字不得混而一
之矣又案左傳所載釋文說文作毃毃亦誤敲訓此敲云
此作從似長或作茅或作剸盧本改作或作擊或作搞案
盧氏考證云注疏本又或作擊或作搞作又作茅或作剸

大誥是則竟若釋文本作擊搞注疏本誤作芧刺也刺說
文訓擊與敲字同義芧或是矛字訓之大誥亦似過當夫
宋槧既存葉氏影宋本即從此出注疏本及徐氏本又與
宋本同則盧氏所見更無別本矣考證云云果何說也得
毋致後學無徵不信之疑歟又如哀公傳六年夏書注云
書無師彼五常一句案論衡曰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
則五常不誤傳十七年平公敬案史記齊世家作驁索隱
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淳熙本左傳亦作敬則敬字不
誤又勛也案十行本左傳作也則也字不誤徐本改五常
爲天常平公敬爲平公敖勛也爲勛地盧本俱因之是則
據今本之傳注改陸氏當日之傳注也得毋如臧君所云

失漢唐舊書之眞歟至若昭公經三十一年童亚徽本童作重盧因之案檀弓與其鄰重汪踦往注重當爲童是童重一字也定公傳元年鴽鶩徐本鴽作駕盧因之案說文無鴽字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注鴽宜爲鴽以爲即駕可知傳四年祝佗大祝且夫祝徐本祝俱作祝盧因之案祝祝古字通爾雅釋木釋文祝章木反本今作祝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鄙磐祝圉此以祝爲祝也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曰捐祝融而求鳥兮此以祝爲祝也哀公傳十一年繇役注云本或作傜徐本傜作徭盧因之案禮記王制注不給其傜役釋文本又作繇則繇傜兩字本通又粢粻注云粻以粱米爲之徐本粱作粢

盧因之案素問曰今禁高梁注梁米也又曰高粱之變注粱粱也則粱本通粱傳十四年橋命盧木橋作撟案荀子曰橋飾其性情注橋與矯通漢書儒林傳橋庇子庸史記孔子弟子傳作蟜此橋蟜通之證也傳二十六年或臺徐本或作惑盧因之案或古惑字論語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作或則或即惑字不必定作惑也古人假借通用之字今人已不盡可知茲乃并其可知者而悉去之則古字之僅存者不幾於埽地盡歟以上諸條皆可訂正今本而咸跋所未及故畧言之卷末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元史仁宗紀曰皇慶二年六月建崇文閣于國子監明太學志曰崇文閣元藏書之所春明夢餘錄曰國子監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又有

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兩印蓋元代官書後歸汲古閣者
藏氏手跋曰右毛子晉所藏宋雕釋文左氏一卷借自明
經長洲顧安道家雖斷圭殘璧然益足寶貴近通志堂徐
氏板出於葉林宗借絳雲樓藏本影寫余新見葉本知徐
本之妄改者甚多猶覺葉本亦有誤恨不及見絳雲樓真
面目而此卷當即與錢本同今取以勘葉本既皆印合并
多原板不誤而影寫誤者如定十四年檇李檇字作椎下
門北漢魏以來俗體故陸云依說文從木青當作檇爲正
也而葉徐本俱大書檇字則陸語爲贅矣哀八年水兹音
元本亦作滋子縣反用正作兹或作嵫故陸氏隨字爲音
說文元部云兹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兹德

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又合因宋板滋字水旁模糊業抄遂作玆字徐氏覺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玆作水滋非特失漢唐舊書之真且乖陸氏之音矣幸獲此本正之每葉魚尾上有字數大若干小若干卷末有總數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六朝唐宋相傳校勘款式而此卷總數業抄遺落故徐本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葉失其舊矣惟魚尾下盡載全目則非式也以第一卷但題文一二字例之則此卷當題文二十三字而世人或以爲增悉不足較或反以全載爲是或病余之泥古試質之明經其與余見合否也乾隆癸丑季秋臧鏞堂跋

九經疑難殘本四卷 澹生堂抄本

宋樵陽張文伯正夫編 原十卷今存目錄一卷總序周易尚書毛詩四卷闕禮記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孟子六卷通鑑辨誤八引張文伯曰云云未知即為是書者否厥採自正義外如蔡光易解鄭氏周易疑難圖林歐陽詩考異明疑錄等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略見崖略中如說君奭序召公不說曰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則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身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常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

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北君奭之書所爲作也其說實先儒所未及是亦可云有裨經義矣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自序

目錄卷八春秋後自識曰紹興甲子朝廷兼經先君解堂用春秋連取首選見有春秋王霸辨欲板行一經義例題然在目與我同志者欲收此書幸乞示教撫陽張文伯書

嚴氏手跋曰宋張正夫九經疑難十卷竹垞先生經義存亡考云未見祇載其自序一篇按正夫名文伯經義考作伯文恐誤辛亥孟冬不佞游武林得是本於書坊僅首冊卷乃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不佞近尋魏鶴山所著儀禮

要義宋槧本於武林汪氏與此書皆竹垞未及見之書也
惜生不與同時不得與竹垞共欣賞耳嚴元照書

六經圖書譜稱六卷 舊抄本

元黃仲元撰 板心有緒佛齋藏本五字

四如先生事述 莆田吳源撰

仲元九世孫文炳跋 嘉靖丙午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重舊抄本 述古堂藏書

魏何晏集解 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諱字亦然豈避日本
諱邪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堺浦道祐居
士重新命工鋟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兩行又有學

古神德楷法日下餘二字上一字似是法字書一行學古神銜當是日本人名楷法未詳日下即日本唐元宗送日本使日本高僧傳日天平勝寶四年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至長安元宗親餞使者謂擬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命圖清河貌納于書藏中及歸賜詩曰日下非殊俗是也見全唐詩逸日下下二字疑是寫此書者姓名紙質破損不可辨矣正平係日本僭竊之號詳翁氏海村跋不更贅海外古籍世不多有矧遞古舊藏敏求記詫爲書庫中奇本者更二百年轉易數主仍歸吾邑且獲考其源流正其外譌是亦邑中一嘉話也翰墨因緣良非偶然吾子孫其世寶之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

何焯敘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見許讀書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實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并述行間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書余尚未之信頃獲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問之海村云其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日南朝見日本年號箋據此則書出日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爲高麗鈔本耳是書向藏碧鳳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讀書堆今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信如遵王所云筆畫

背古假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原有查二瞻詩一紙僅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册記其顛末如此己卯中秋五日丕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蕘圃先生出示舊鈔何晏論語集解華質背古紙色亦古香可愛此書乎曾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目云遼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甲辰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乎以高麗史海東諸國記考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按日本九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

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

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

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夫海外之書槧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

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巴妻鏡所謂

點倭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是則此書斷爲日本所寫無

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日本書目然所見不得

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緊傳寫

況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共賞

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 舊抄本

宋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自序

孟子傳二十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張九成撰　原三十卷今佚末一卷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余允文撰

道不明由無公識也識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識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

孔子衛儒衛道王道言稱堯舜辟關楊墨唱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歿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眞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其所爲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泰伯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譏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公則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譏之而甚乎罵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昧是道其失至此人之識前不郵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耶

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惡訛而厲者殆猶煙霧蔽與時焉蔽之耳何抵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觝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係有道者就而正焉

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勲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

公日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于名教傳說亦訶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訶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涉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

自謂也有見而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

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甫撰

讀四書叢說八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案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蓋

本黃溍所撰墓誌銘也經義考云未見佚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

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已久不見全書矣

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三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

尾完整並無闕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

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吳師道序

讀四書叢說殘本六卷元刊本

元東陽許謙撰　是本係元槧初印本凡論語上下兩卷中庸孟子各二卷闕大學一卷論語中一卷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舊抄本

元臨江蕭鎰編　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中庸各二卷孟子六卷注曾叢者鎰所自作注自修者則龍江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明洪武三年初行秋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

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見日知錄書沿元代經疑舊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為作也所採凡朱子張宣公謝詩黃榦陳淳輔廣陳傳良陳孔碩蔡淵陳埴真德秀葉味道蔡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為主而以己意貫穿之於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忽諸千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自序泰定甲子

書叢斷述序曰與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

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攄亂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閣束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嚮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推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于四書乎何有嘗是時爲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亦見鄙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陋人徼倖皆者之一試而得與揄之士遊也亦天也爲姸爲傑往往于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雨金甚姸傑之尤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爲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遠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書貢於鄉既而以漏

字點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中秋前三日長沙

李存謹書

青巖續抄序曰余在瀹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攜來長沙役徵余敘言其續藁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眞無窮物我眞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為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令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於上下四方窮冤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

自寘其身於空荒寂寞之域以至此幽閒無聊蕭苜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然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者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邳陵冷祿李存謹書

樂類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

迪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

臣胡瑗奉聖旨撰　卷末有皇祐五年十月初三日奉聖

旨開板印造兩行

陳振孫跋

吳壽民跋天歷二年

趙聞美跋萬歷二十九年

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元至正刊本

宋陳暘撰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沖校勘　鈔

序目及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滑一文軌真宗懿文

偉彼寶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丕於

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楊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爲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且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權容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繫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

之有樂譜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
鼎兆不足爲古罍斝秬獻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
棗與學者公之顯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
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耋達
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
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獵悉放鄭而晝之雅引
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
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
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
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
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褘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

執編而嘆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元庚申迪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尙書禮部近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敕中書省禮部侍郎兼侍讀實錄修撰趙挺之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貫穿載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禮書講閱古今制度出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崇朝廷給筆札賞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既

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書工三五人寫錄圖畫進獻如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劄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勑中書省臣寮上言曾論奏乞朝廷量給紙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勑指揮方今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祿上進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二人付祥道處俾圖錄進以備聖覽必有所補取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旨依奏內楷書許案三人費工一人須至公文牒請

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牒

進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言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旦必若稽於大猷因嵩小臣所宜罄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損沿文質從宜爲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遲樂謝夔龍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譽上下何幾更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爲和奏或悅俗調爲雅音二變與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

地其道無竊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適正省文彩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罔俾哇而害雅息誅僞好異之說儲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之奏門鑰闢德顯則王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膺奕世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懾四夷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將畢入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子而後成與治同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才昧變通黽勉父兄之義方竊寐聖賢之彝訓夷考治世之成法嘉復先王之舊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歷抵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險爲傳癖世或指爲經癡自

言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蕘章剛奏俄簡在於宸
衷鋅札暮頒靡遐遺於舊說雖無俾於國論庶有紹於家
聲私竊為榮居慙浮實敢擬倫於玉牒甘並質於具獻仰
瀆離聞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申夜之覽一得不遺顯
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幷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
一百二冊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
德郎秘書省正字臣陳暘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
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
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操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
然遐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蠹鼎新百度本之為禮樂

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文物一何煥然臣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正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祗遹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議焉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之極功闕一不可也比雖能給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成書亦已勤矣衛羸瘵在躬而精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敢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成先帝擢寘上庠陛下陞之文館積年於茲著成樂書二百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爲榮幸可勝道哉

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才之道叅和為沖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沖氣運而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為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為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為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况後世泯泯棼棼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未湮滅殆盡心達者體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後世之士雖有論語亦不過出入先儒聽說而已是以聲音

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之論裁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之要括截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義天下以甯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繇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

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爲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傅會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闢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合刻禮樂書後序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吾夫子刪詩定書之餘拳拳以贊禮樂爲務夏殷之禮猶能言之而以文獻不足徵爲可惜周之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及其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皆曰聖人約魯史修春秋而不知筆削本旨所以推行周公之禮樂至

質剛易則以上天下澤之履雷出地奮之豫爲天地自然之禮樂而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無非宗廟之美廣淵亦與聞焉嗚呼聖人討論禮樂至於如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遺秦燒學漢儒掇拾百孔千瘡　後世者無幾宋儒陳氏兄弟潛心考古悉意稽經講求有用之學凡唐虞三代禮樂名物度數與其所以制作之由靡不具之圖說先儒疏義寸長片善援抉無遺非徒區區好尚奇古務資博洽其命意則曰欲實聖人斟酌帝王之典立萬世常行之道形爲器數寓於文字有天下國家者推而行是則納民軌物陶世雍熙有不難者矣吾閩憲府僉憲前進士趙公宗吉先生購求善本首命鋟梓於學賓齋繹歷前進

士可行君知事前國學貢士尤可裴君肅成其事爰馳一
介謁序於翰林肝江伯生虞公庶幾他日朝廷采而用之
則古禮可復今樂可變甚盛舉也抑愚聞之禮樂必依君
子君子學道則愛人昔公西氏志宗廟會同端章甫爲小
相則夫子與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則莞爾而笑今廉
府得賢遺文不隊抑可謂大有功于聖門哉至正丁亥秋
七月辛丑福州路儒學教授郡人林光大謹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

經部

小學類

爾雅三卷元雪窗書院刊本

晉郭璞注　釋訓綽綽爰爰緩也注云皆寬緩也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緣盡語元本及閩監毛本俱脫餘辨校勘記不贅序下有雪窗書院校正新刊八字

自序

爾雅校勘記曰元槧雪窗書院爾雅郭注三卷無年代可考首署雪窗書院校正新刊八字故稱雪窗本字體與唐

石經同每葉二十行每行經十九字注二十六字注下連

附音切於本字上加圈爲識較諸注疏本獨爲完善釋音

騋牝驪牝與經義雜記合騋牝驪牡校勘記曰雪窗本作騋牝驪牡經義雜記曰鄭康成孫叔然本作騋牝驪牡元郭景純本作騋牝驪牝騋古讀如釐按爾雅以驪牝釋詩騋牝釋文騋牝頻忍反下同指下驪牝之牝也今本作驪牡係妄改陸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謬與郭異因下作驪牝故言上騋牡別之且以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右校勘記所列如此案經義雜記以孫本作騋牡驪牝元引爾雅夏人注及釋文爲證且歷數釋畜騋牡驪牝騋牝驪牝夏牡殷牡騋牝夏牡驪牝真諸書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序也郭氏本作騋牝驪牡且以據引注引爾雅騋牝驪牡元爲近人據郭本竄改是則所謂者在牝驪之前作牡驪反與孫本與郭注句讀之異並無郭氏本作騋牝驪牡之說也校勘記以騋牝釋詩騋牝說極精確至謂與經義雜記合則僞誤會　釋蟲

注意蠶桑樹與釋文合而今本釋文亦誤若女桑桋桑之

作姨與藕皆自首之作屬釋草注音蘧蒢之作巨阮皆其

私改又不可不知者

爾雅注疏十一卷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無南宋十行本除北宋單疏本外以此本爲最古是本全書俱係元槧絕無明代補刊者蓋元刊元印本也卷首有汲古閣西河季子之印兩印

邢昺爾雅疏序

郭璞序

爾雅新義二十卷抄本

宋陸氏佃撰　是書自出新裁頗多創解剖其釋爾雅二字之義已極奇闢其說曰萬物汝故有之自書能爲爾正

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以爾爲爾汝之爾古人從無此解取名新義職此之由其中穿鑿者固多而精確者亦不少如林之爲君取庇之之義蕭之爲大取安之之義餞取義乎猶有可餞饉取名於僎可以食光耀布上故祭星曰布衆多如雲故雲孫曰雲有諧祥隨此祥之所以訓善也以罪見戮此戮之所以訓病也皆足補郭注所未及至若釋木麃木符婁注云木病傴僂臃腫本樊光注釋樂小者謂之棧注云棧云淺矣本李巡注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注云谷風生物之風本孫炎注釋宮四達謂之衢注云交道四出本郭璞注釋訓子之子爲孫注云子又有子於是當遜矣則義本釋名釋宮九達謂之逵注云

逶迤也似軀背故謂之逶則義本說文江之爲貢圜之爲
援此風俗通之說也訓父爲矩訓姊爲咨此白虎通之說
也祖者且也則本之檀弓子者孜也則本之廣雅積小以
大爲丕則本之法言處獨之善曰絑則本之中論精意以
享曰禋則本之禪君書注可以援人曰援則本之鄭氏詩
箋如其擇善而從所採不止荊公字說也陳振孫曰大率
不出王氏之學斯言過矣至其所據綴文猶北宋善本足
以訂正今本者殿跋叙之已詳不更贅

自序

爾雅新義宋陸佃著永樂大典不收自來藏書家絕不著
錄續義考云未見案陳氏書錄解題極口詆諆余意佃固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其撰埤雅雖多穿鑿要爲博贍注釋爾雅應不大相遠何至遂如陳氏之言乎予求此書有年初聞徽州有之道遠莫能致後聞同邑丁小疋教授插架有之遂從借閱乃從宋本舊鈔共二十卷殆卽陳氏所云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者也家君以其罕見手錄一本畀余五旬而畢命余校勘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金谿之穿鑿荒謬難以言喻其注履帝武敏引武未盡善注大者謂之栱引大舜有大焉何不經若是覺陳氏所譏玩物喪志未足蔽辜也佃又號通小學宜稍知識字閱字从門經典釋文開成石經皆从門自是隋唐繆體佃不辨正其誤於閱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則竟以

爲从門奚螲蚂豎蚕蚕字从天从䖵他典切音義與蠶字
迥别唐俗借作蠶字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故知起于唐人爾後遂相承如此
然㒺未有以蚕字解爾雅蠶字者㒺注云蚕老而後眠是
意以蚕爲蠶且不知蠓桑繭之文又是何物也通小學者
㒺如是乎其所讀破句亦不少狄臧樺貢綦塚不分何讀
釋文廣韻以狄臧樺爲句㒺以樺字屬下讀樸枹者謂樸
釆薪㒺以謂字爲句螲蚂豎蚕莫貈蟷蜋虰蛵負勞各以
㒺字爲句古無異讀㒺以蚕臘莫貈爲句虰蠶蟷蜋爲句
皆出杜撰絕無所本其注多引用荊公字說當元符中已
禁用王氏新說而㒺尚欲鼓其餘波疑誤學者殊可恨也
然則奚取乎此書而存之曰爾雅文字多譌毛晉所刻注

疏本亦多舛不可枚舉此書乃北宋本經文多可是正俗本今悉疏之於左釋詁厎底尼定曷遏止也與釋文石經合釋文厎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妄疑是重文輒改厎字爲㢈釋言楷杜也楷从木旁說文楷訓杜祇玉篇楷杜也皆在木部釋文石經亦同近本誤从手說文玉篇手部無此字韡皇也與釋文石經合近本倒其文作皇韡也誤釋訓忯忯惕惕愛也說文忯愛也从心氏聲巨支切玉篇忯敬也亦愛也近本誤从氐說文無㤆字玉篇有之都替切悶也音義與忯別鑊煮之也鑊字从金近本誤涉上濩字亦从水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屢引皆同石經亦同後來誤作四時不知下有四時和謂之通正之文

不可混也釋地珣玗琪玗从于枳首虵枳从木皆與釋文合近本譌作玗作軹釋丘當途梧丘邢氏疏云當道有丘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近本誤作堂途釋水河水清且灡漪灡从闌與釋文合近本誤从蘭釋艸孟猴尾與石經同近本孟譌孟澤烏蓲與釋文石經同郭注云即上蘋也近本竟作蘋則重文矣玉篇廣韻蓲字注云烏蓲草莩蔴母莩孫叔然音嗣釋文石經皆从字說文作莩麻母也从草子聲疾吏切玉篇莩與芓同廣韻莩字注正引此文近本譌从孚說文莩艸也从艸孚聲芳無切音義各别棠玉女石經同近本玉譌玉釋木攫棗含攫釋文石經皆从手近本譌从木又譌作欆案說文欆即櫰字狄臧樺近

本藏語藏廣韻棹字注引此文作藏釋文石經亦同杬魚毒杬从元釋文同近本譌作杭選味棯棗棯旁从木釋文石經同玉篇木部廣韻棯字注皆引此文近本誤从手蔽者翳近本蔽譌弊釋文石經作蔽祝州木釋文石經祝皆从示近本誤从木釋鳥鶬麋鴰近本麋譌麋釋文作麋云或作鶥眉麋二字古通用麋不與眉通則知从麻者非矣鶿白鷢釋文石經同玉篇鳥部廣韻鷢字注引此文近本誤分為兩字作楊鳥白鷢凡此皆宜據以正俗本之譌其他與今本異而亦有所本者釋詁勴助也勴作勱玉篇廣韻勴勱兩收皆訓助說文力部有勱無勴樓聚也樓从木釋文从手云或作樓釋言耋老也耋作耄耋耄義相近亦

可通袍襺也襺作繭釋文云或作𧝎鬻糜也糜作糜釋文引字林云淖糜也則从鹿亦是翿纛也翿作䎱與石經同廣韻翿亦作䎱音義同玉篇字別義同赫兮烜兮烜从火與釋文石經同釋文云烜者光明宣著今並作咺則从火者乃是正文釋天是禷是禡禷作類作詩大文作類詩釋文云或依說文作禷不云依爾雅是爾雅原作類可知矣釋艸苹萍釋文作苹萍蓱萍字同釋木味荎著石經同釋文作蔜云今作味𤸎挾慮李𤸎从牙與釋文合釋畜一目白瞯釋文从閒云或作瞯短喙獫猲獢別本獫作猲猲獫字同以上數條異文皆有所本當備參考嗟乎俗刻滋謬學者苦爾雅之難讀久矣是書之存也庸可廢乎故書跋於

後以諗世之讀者俾究心焉苟或樂其新奇吾將質尹和靜諸蘇氏經說之言以告之嘉慶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仲冬之月廿四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 影寫宋刊本

漢揚雄撰　是本即戴氏疏證所稱曹毅之本也卷十𦙫兒也注此音義所未詳各本此誤皆卷十一南楚之外謂之蟅蟒注亦呼虴陌各本吒咟俱誤吒咟是二處似勝各本而戴校未及故表出之卷末有正德己巳夏玉衎曹毅之宋刻本手影一行又有丙辰九月在之補抄一行

李孟傳刊板序 慶元庚申

朱質跋 慶元庚申

黃氏手跋曰讀書敏求記載方言十三卷謂从於宋刻影鈔此正德己巳舊抄本也二卷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榛娥之臺俗本脫去秦有二字涉已著云并榛娥而吳之豈知今有據俗本以榛娥之臺入吳乘古迹類者讀書不讀古本其弊有如此者丕烈識

釋名殘本四卷 宋刊本

漢劉熙字成國撰　原八卷今存一至四四卷

自序

右釋名八卷原改作四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崇文總目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原改作一十五目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博雅十卷　舊抄本

魏張揖撰

上廣雅表

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爲博雅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複帝歎賞之

右毗陵先生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紹興二十一年鋟版於衢丙辰書岀前五日吳山俞松題記

博雅十卷誠人間罕見之奇書今之儒士爾雅尚不能讀況博雅乎先祖中散之題跋先君從事之隸籤至予三世

得讀而識之尤不易得也子孫能保守而識猶家傳之寶

耳鐘薄題

右廣雅十卷有士人袁飛卿舊云在某家可跡因從求之凡半載僅十數往返皆莫致疑其吝也邇忽來舁繕錄整然徵白金五十星乃始釋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校但今之學者崇尚聲韻古文奇字實無用則此書亦非贅乎小齋初夏稍暇閒翻書以識所自云時在正德乙亥夏閏四月廿三日支硎山人手書

顧氏手跋曰此正德乙亥支硎山人跋本博雅載讀書敏求記中其標題曰博雅因是用曹憲注本故爾今自畢效欽以來本悉改從張揖舊者似是而實非矣揖表尚在後

觀晁氏讀書志可見今本移於卷首亦非也佌姉釋詁官君也見廣韻二十六桓今誤爲宫桓憂也與方言正同今誤爲柏嬴好也今譌从嬴字書無此字也靦靦也引見集韻六脂今誤爲靦艮䪾也郎方言艮堅也今誤爲艮快廣也引見集韻二十三錫今誤爲䀹繹[illegible]緩也䉺栗健也櫺色縫也今皆誤音爲正文絕縫也引見集韻二十三禍今誤爲組傺眙止待立逗也逗說文止也今誤爲逼萊篏也今誤爲筞扚擊也今誤爲杓迒迹也見爾雅釋獸說文乏部今誤爲亢徐遲也郎說文徐緩也今誤爲徐釋言詐呵也見漢書志史記本紀今誤爲譔釋訓𢄼𢄼引見集韻一東及十屋今誤不可識諱欺也見集韻十八隊及三十七

號今誤爲評釋器䍃瓶也今所誤亦不知所从錙謂之㩗余

誤爲傳釬鏄也脊柱翰䪿今誤从手搽㧗也今誤爲蔡耨

槃大護爲蘸與止齷齪字例亦之釋地陴滍瀝也引見集

韻十九侯今誤爲洋益不再通釋算𣘻犛冉蓼也引見御

覽今誤丹爲也釋木檰橏棕也引見集韻亞米玻今誤从

手構柔也今誤爲柔釋魚鰝鰕鯑也今誤爲鯑字書亦無

此字其餘偏旁音切足資考正者往往多有裨益未也攻

硎山人錢遵王謂惜逸其名氏然跋後副葉有與劉弢守

扎草稾自名曰痒會爲河南巡撫王申歲以戶侍歸金吾棨河南通志丁德勝有述進鄧郞或卽其人歟其別墅曰東溪著東溪吟稿續稿求

楊儀部嘉猷洪遂不可勝著搨羅撰輯於明代事跡者

右詁訓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元刊本

元 包希魯撰 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學問該博操行高潔

門人受業者必先學問而後文藝其著爲述新穎之因

忠文先生是書前有至正乙未曾序作存未貫十頁而毀

天憫人之心居書皮若勉蒸斗篇之中並致意焉若不求

闡遊將絕秘藏苦粹然備者遊者讀其序可以知其書且

可以知其人也其書依五音韻譜例分四聲編次凡上平

下平各二卷上聲四卷去聲去卷入聲三卷釋位字去論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位者求之所當立故從人

立釋利字云天以美利利乎人莫大乎五穀禾五穀之總名也然必銍乂而後成其利也故從刀從禾其說皆極精核釋毋字云春秋傳曰女毋無極詩云女也不爽蓋爲女子者當不亂其德而戒無厭也故從女一者一其心而使不二也一者端純之義也惟執一而後能禁止其無厭之德而不爽也故從女從一女有奸之者其說戾於理釋家字云家古文從豖從众众三人聚處也蓋人之爲家必有父母夫婦子孫始可成家此所以從众也蓋众字與豕字相類皆以六筆成字後世傳寫之譌釋王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爲王其說雖與許君違異然皆有義可通足資參考至若釋從字而指事之義明釋離字而假借之

說箸釋東字而糊涂之類顯釋工字而會意之屬通知其究心於六書者深矣至其借字義以寓箴規若官則厲以比民恤下才則勉以論道經邦斥自暴自棄之不得爲人論記誦詞章之不可稱儒於俗字則諄諄乎移風易俗之原於仁字則兢兢乎天理人欲之分此又作者微意所在欲後人深思而默會者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此本猶是元時舊槧予從李松門書坊中以廉值得之如獲奇珍瓌寶思欲據爲帳中秘矣適錢塘何夢華元錫先生過予齋頭見之擊賞不置欲從予假錄副本予以希鄉著述甚富見於補元史藝文志及萬姓統譜者今皆散佚無傳惟是書僅存茲既幸歸予手

若不公諸同好廣爲傳布則雖寳如球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聚散無常世守難必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愼遂成斷種則予且爲包氏之罪人用倩善書者錄副以貽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寳愛是書也

壯上間適除兵燹既無文字可考復寡師友相資顛沛之際作輟非一離索孤陋謬誤實多然畏天命悲人窮亦希韓子之心者也苟使扶持世教者舉術聖賢之道則人極豈不立而人生豈不遂哉此余之深感乎是者也故其間多憤世之詞焉雖然其志則願人人之明乎此理而其勢則千萬人不能見信於一二以安於故習溺於所聞者衆又

豈無徵不尊者之所能變其膠固也哉矧生乎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容可取及身之裁乎唯藏於家以貽子孫使習而察之庶行之而著乎慎無以求聞也有求聞之心則私欲也焉有私欲而可爲聖賢之學者乎至正乙未冬十一月廿長至包希魯序

汗簡七卷馮氏己蒼手抄本

郭忠恕撰　此本爲吾邑馮氏己蒼手抄後有跋云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蕩村偶攜山西裴孟恭本汗簡發與書之二十日而畢又云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邪年幾二百手跡如新觀跋所云有如左券是亦吾邑中一嘉話也其珍秘之哉

李建中題

自序

李直方後序 天啟二年

鄭思肖跋

馮氏手跋曰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爲略序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所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久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酉避兵入鄉居於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偶攜此本便發興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笑謂予曰世亂如此揮汗寫書近聞有焚書之令未知此一編者肯助得秦

抗餘許處簇予亦自笑而已猶憶予家有舊抄嚴蕉公集
卷末識云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
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無別本嚴
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譌謬未可意革李公序云趙
字舊字下俱有佚忠恕字今趙字下尙存舊下則亡之矣
確然知其非全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而所引七十一
家予所有者僅僅於一豨亥本說文古老之攷異落碑而
已又何從釘其譌謬哉亦姑存其形佀耳又此書亦有不
可余意處如汚字汸字泯字涸字俱從水今汚从丐汸从
方泯星氐涸从卤膌从日而入脊部鄐从邑而入谷部駃
从馬而入史部朽从木而入丂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

據因古文字少未免掇文就部以足其數其實非也目錄入紙應在第七卷今七卷首行尚存畧叙目錄四字古人著書多有目錄是他人作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出一人所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今人一概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後人知之書成後偶餘一紙信筆書此以供他年一笑太歲乙酉閏六月之十日廨守老人識

汗簡七卷 孫氏木芝抄本

宋郭忠恕撰

李建中題

郭忠恕自序

李直方後序

鄭思肖跋

馮舒跋

陳氏手跋曰崇禎辛巳余年二十有四讀書于吳門維斗師之古柏軒秋日同裘右孟恭步至城隍廟右市古書籍鋪中見此汗簡狂喜欲舞急解金購歸後馮巳蒼假來鈔得余于庚寅冬日從巳蒼借鈔點畫精整家南浦爲寫注釋裝池甚佳更同裘有復古編薛尚功金石款識賈之徽友葉姓遂爲所匿思之悵然今春初知本翁家有此藏本倩與言借來恍如故物是亦從馮本鈔下者爲鼠耗蟲蝕佚字畫無損余急爲補綴完好俟仍寫一册存之家塾肅

體衰年來知克赴此願否也字學一道習焉者寥寥余於六書探求者四十年一無知解若兒子裴靖節有云總不好紙筆如何如何與川壁歸孫氏知此書之源流發而汗簡二字當是本翁壯年所題今九十翁矣逾可寶也壬戌清明日太正陳鴻記時年六十五

增修復古編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宋吳興張有謙中編 元後學吳均仲平增補 卷上分子卷三卷下分子卷二吳岫趙宧光毛褒俱有印記

陳瓘序 大觀四年

文字之先本乎虛義六畫旣黃帝之史蒼頡觀鳥迹以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字者孳也孳孳而

生無窮之字由焉由是象形會意指事諧聲假借轉注是謂六書成周之世八歲入小學先以此教之漢許愼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以統古今之字遂爲百世不刋之典然所載之字象形諧聲爲多而指事會意轉注假借之義略而不備至有同母而各分爲部又或以子爲母而取類不同則不能無可議者及唐李陽冰宋二徐祖說文俱有著述而惜不能有所匡正後之諸儒乃始摘其謬誤各立議論自成一家然得之於此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彼獨張有復古編所載字辨別古今號爲精密其有功於字學大矣然其閒文義注釋尙多遺缺吾友吳氏仲平力學好古審居之暇取張氏之書一以說文爲主詳加校正增補

凡若干字而又旁閲諸家若戴侗之六書故鄭樵之六書畧林罕之偏傍小說倪鏜之類釋周伯琦之字原正譌趙撝謙之六書本義取其有合於古可以發明是書之恉者則附注於下別立凡例圖說以就此編於是形聲意事轉借之六義備焉書成不敢自祕敬謀刻之梓以與好古學者共之予嘉其有志於復古者書此以序之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張美和書

趙氏手跋曰撝謙六書本義筆法盡從此出今見新刻與此絶不相類是版當亦在本義同時所刻觀張美和敘知之崇禎辛未九月既望識于寒山小宛堂之右个

漢隸字源六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婁機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洪景盧序　慶元三年

班馬字類五卷附補遺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宋婁機撰補遺宋李曾伯撰　是書以原書列前補遺即附每字之下洵可與婁氏書相輔而行惜傳本絕稀藏書家幾無有知其名者故亟書於錄云

樓鑰序

洪邁序

婁機自序

予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採摘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

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於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遊有老儒王掞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臚分類析間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書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漏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韻後并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婁公之志也補或未盡俟來者畢定甲子長至日單懷李曾伯書

龍龕手鑑四卷 先君子影寫宋刊本

遼釋行均字廣濟集

沙門智光序 統和十五年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桓考集　卷末有口口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三年上二字模糊不可辨予家藏影寫元統刊本儀禮經傳通解續目錄後亦有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銜名則三年上當是元統二字蓋至大刊板元統補修之本也

倪堅序 至大改元

劉泰序

自序

說文字原一卷 影寫元刊本

元鄱陽周伯琦編注

文字之原昉于卦畫世代既遐科斗古文再變而為二篆秦火蕩滅所存無幾學者所知惟許慎氏說文而已然掇拾殘缺類多舛繆苟不稽其原而辨析剖別之則六書之旨無由而明又惡能精其義以達其用哉翰林直學士鄱陽周公伯溫甫績學有年考覈貫穿立論證據經史下筆追蹤姬嬴流俗所昧一歸之正至正初皇上建宣文閣開經筵公時為授經郎奉詔大書閣牓知遇既隆名重天下公嘗以暇日著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二編叙列篇章發明音義萃蒐眾美折以己見深得古人造書之意可謂集書學之大成而會其至者也都水庸田使康里公溥條傳究

事書一見推服因屬平江監郡六十公于約郡守德基遂相與命工刻梓於校官以永其傳其有功於後學不亦大乎噫字書之譌非周公莫能正而二書之傳非三君子亦莫能廣也公諒繇吳興赴召道經平江適刻梓訖工獲覽閱成書而私素惑謹題於端以詒來者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三月既望奉直大夫國子監丞京兆宇文公諒

敘

自序

六書正譌五卷 元刊本

元 鄱陽周伯琦編注

自序至正十一年

吳當後序至正十二年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辨釋篆法辨一卷明抄本

元應在撰　前有自序從舊抄本補錄是書根據篆書以訂隸楷之誤取俗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析毫釐括作七言詩歌以便誦識冠之篇首曰篆法偏旁點畫辨在又自爲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刊誤訂譌至爲精密非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未見自序也伏讀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款採入卷四論書卽篆法偏旁點畫辨也

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舊抄本

西應在採

字學不　　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來矣顏魯公集干祿書而字尙譌柳公權爲一代師而柳字亦謬至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而况其餘近世所尙晉帖唐碑字體愈變其間盡有名世者翕然从之遂使童稚習書自幼至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丼秉作秉如此等類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有毛晃所修點畫偏旁可以究其一二苟能以此爲正者反爲世俗駭誚可期欲復古其可得乎于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貧無書所閱不過說文韻　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通　　者與夫　　刻工不知篆法苟欲書篆輒

曰俗隸偏旁應度成字网世誣民紕繆爲甚識者觀之不能无歎焉遂於暇日采摭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者編爲詩歌俾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句章埜翁應在止善甫書

右字書

集韻十卷 曹氏楝亭刊本 余氏仲林手校

宋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祕閣兼判太常禮院羣牧使柱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丁度等奉敕修定 此本余氏仲林據宋刊本手校改正脫誤頗多筆畫小異亦一一標出有的係誤字而標某疑某者想宋本原誤不欲輕

改耳可見余氏之謹慎不苟矣每卷首俱有蕭客仲林兩
印

切韻指掌圖一卷 抄本

宋司馬溫公撰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
者此則原本也首曰切韻指掌圖要括 鄒氏檢例大半或襲要括原文
删溫公之檢例歟

董南一序 嘉定癸亥

自序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元至正刊本

宋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注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 卷
一後有至正辛丑妃僊興慶書堂新刊木印

毛晃上表 紹興三十二年

新刊韻略五卷 元大德刊本

[金]王文郁撰　是書并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合一百六部此并舊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部之始也 廣韻平聲五十七上聲五十五去聲六十入聲三十四合二百六部集韻禮部韻略毛氏增韻俱同 所并之韻韻首一字以魚尾隔之 如鍾并入冬脂之并入支則鍾與脂之字上加一魚尾是也 兩韻之字尚不相混 如鍾韻之字不混入冬脂韻之字不混入支也 不至若後來之漫無區別也論者謂并韻始於劉淵淵成書後文郁二十四年淵書今不可見就會韻舉要所引考之蓋襲取文郁之書而稍有增損者也如一東烘燎也烘火氣絨細布二冬佟姓也膿腫血三江肛虛江切

降降𨸏四支泜水名在常（韻會引作恒）山山嵯嶸嵯山不齊俱與韻會所引平水韻合是則全襲文郁之原書也一東芜蔚草也韻會引作盜母也龏謹敬之皃韻會引作恭皃二冬夆擊也韻會引作牾也三江跫蹋地聲韻會引作履地聲四支紕飾緣邊也韻會引作邊飾謂之紕琵琶推手爲琵引手爲琶取其鼓時以爲之名也韻會引作琵琶胡樂胡人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荑莖荑韻會引作荑莖荑藥名攡太元經云攡張也韻會引作攡舒也太玄幽攡萬類是則因文郁之舊而稍有增損者也淵書行而此書廢故後人但有淵而不知有文郁耳每韻末間有標新添重添者文郁所添歟抑刊刻者所添歟未可知也卷末

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本印是書世無傳本諸家書目亦從無著錄者此本猶是元時舊槧首尾完善洵韻學中有一無二之秘籍也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廢書於庭糊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略選衆之戚或點書之錯譌為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與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顧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俾嘗披覽貴於據

本遼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眞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

錢氏手跋曰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壬子新刊禮部略韻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何許人平水何地也頃吳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亟假歸讀之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眞序知此書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中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

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證此書爲至治間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與抑皇慶之壬子與考正大己丑在宋淳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十九去聲廿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地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部陰時夫始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則迥與拯韻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世又尠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世之言韻者嘉慶丙辰五月望日竹汀居

士錢大昕識

又曰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可解頃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縣有平水案金史地理志平陽府臨汾縣注有平水平陽蓋臨汾之誤是平水即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殆文郁之官稱耳五月廿六日雨後大昕再記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元刊本

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

劉辰翁韻會序

熊忠自序

宗昨承先師梁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繡諸梓三復讐校並無譌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後學陳宗謹白

增廣鐘鼎篆韻七卷 舊抄本

元臨江楊鉤信文甫集　宋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作鐘鼎篆韻一卷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廣之爲七卷信文又博采金石奇古之迹益以党則餘集韻補所未備其所增則以楊増二字別之依唐韻編次而以象形奇字

等篇粲党世傑名懐英金翰林學士承旨中州集及金史
本傳俱未載其書有集韻諸家譜目亦從未著錄金源著
述傳世絕稀如集韻之湮沒者蓋不知凡幾金吾襄集金
文成一百二十卷凡金人撰述加意購訪近年來如黃君
蕘圃所得之新刊韻畧何君夢華所得之祖庭廣記陳君
子準所得之明秀集注暨金吾所得之增廣類林俱絕無
僅有之書方今

文治休明遺書日出如集韻者安知不尚存天壤間耶竊願與
同志共訪之是書文淵閣書目毛氏秘本書目讀書敏求
記俱著錄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或未見足本歟馮
子振序後有洪熙殿書籍印一卷末有海虞除頌居士從

文淵閣木影寫一條除煩居士未詳何時人

四目弗倉而古籀二副弗王而隸廢東家聖人不泰岱而七十二家之字畫廢於是則智之制作宇宙之消息始茫然昧然而不可致詰矣東都石經以枚計者四十八歲者以爲去鄒鄲淳古文還甚臨淄古塚銅棺隸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隸同今隸證知隸自小古故孔安國序尚書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世之爲隸者輒自謂其書爲隸古得無蓋去古太相遠邪殷周鼎時大抵旂常鐘鼎盤銘其功德勳庸之家無不有其文高潔簡古率作萬年億載子孫有永之辭士大夫作之者無溢美其實之者無炸咎古之人肺腑談疏言語

駭快極意舉勒探致其情文不爲遊豬韜匿之兒類如此非若今人挾有所引避畏忌雖百齡之上猶且不敢高自位置以媒流俗之指摘也而況永永子孫世守之歲月乎與時夷門啟觀豊昌豫大時習尙三代録是博古所圖之尤物悉集於尙方所至椎埋發冢恬不之痛靖康北徙器亦併遷金汴季年鐘鼎爲樂宮殿之玩毀棄無餘獨岐陽石鼓文字不能爲厲今猶槩京師夫子廟廷豈隊永叙集古千卷之首眞希世之寶邪吾往年疏離騷草木於洞庭之南得大江之西博雅君子曰臨江楊信文出其所校本鐘鼎款識書一編不覺欽袂太息曰三代禮樂之古文奇字盡在是矣如令五方有志之士家有是書當苟卣彝前

周旋盤豆何必嶧山野火泐水獸驚雖陽楚實光和碑陰
三鼎一鉞然後庶幾秦漢以來之文字也耶米元章自言
曾見劉原父所藏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粲然所謂金石
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趙仲忽李公麟收購如楚鐘
刻字遼高寨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不知信文亦嘗取
而納之鐘鼎類乎世說漢有古文尙書以來識古文者徧
于世唐則皇始以隸楷易古文尙書儒者不能識古文自
唐開元始信文以博古之學節節欵識之辨人把而玩之
宛然古鐘鼎之在列也然則信文有功於昭代之文運抑
亦人文之一取歟宋景文公筆記記其故人揚備得仔古
文尙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僚

友咸不之識遂有怪人之目今楊信文亦爾得無亦作怪
人之目邪吾久不作怪語因信文嶄于鍾鼎序引併及之
是年延祐甲寅閏三月戊寅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序

熊朋來序

右識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終